

采访、撰文_Silvia Bombardini



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最坏的时代。千手三百的时代。水军的

时代。拷贝的时代。郭小四活着的时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代。但，历史的脉络依照



应有的方式自我衍进，从石面，到竹简，到纸面，到今日广泛存在的荧光屏，书写、图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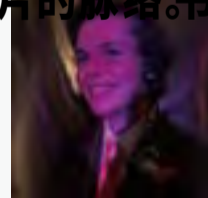


阅读仍在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骄傲的、具备尊严的书写、图画和阅读仍在进行，古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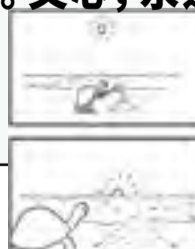


习俗形似式微，依然坚强存在于形形色色的形态 / 躯壳之下，像一道道的坚挺的龙骨，

作为文本，支撑起小说的脉络，支撑起漫画的脉络，支撑起影片的脉络。书写不死，阅读不死，



文人不死，文心不死。文心，永远具备雕龙的力量。



Matthew Dooley是一位英国漫画家，其作品刊登在漫画集《Dirty Rotten Comics》、

《Off Life》以及《T4L》中。主打悲凉扭曲风格，延续超现实主义，Dooley的第一个微出版集

《漫谈》于去年发布。其中一个故事讲述高个小镇送奶工梦想赢得“兰开夏郡最高的牛奶工”

竞赛的故事，一共四页，在2016年11月赢得了Observer/Jonathan Cape/Comica画本短

我想从你的背景问起。我了解到你学的不是艺术，在青少年时期之后你放下画笔，直到不久以前才重新开始画画，是什么时候决定重拾画笔的？你在大学学的是古典文学，那么你的研究是否依然对你的审美或者绘画技术产生影响？

我在25岁左右重新开始画画。我刚开始试了搞笑漫画，但是我发现我想讲的笑话更适合长一点的篇幅。差不多在同时我开始重新看漫画，并逐渐开始画长篇故事。至于我的学术背景，我觉得它对我的审美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倒是很想画一部关于前苏格拉底的漫画。他们的有些理论真的应该用漫画来解释一下。

你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说过，你还在寻找自己的风格，但是你的风格在我看来已经很明显了：柔和的色彩还有那个邈邈的第二自我。你能跟我说一下你的创作过程吗？有多少是手绘，你喜欢什么电子工具？你平均需要多长时间完成一页？

我通常用铅笔画草稿，这一步通常都很粗略。最终的版本会先用铅笔然后用墨水画在纸上。搞定了这一步以后，我会将它扫描进Photoshop，然后修正瑕疵。之后便是填色，这就很快了，因为我的用彩很浅。在填色之后，我会添加文本框和文字，用图形输入板来打字。我用印刷体作为样本，但是更喜欢手写。我发现这样可以保证一致的间距和感觉，同时又保持了手绘的印象。画一页的时间取决于细节的多少，但是我一般最多一页画一天。

我知道你更习惯于使用第一人称写作，甚至即使不是第一人称，字里行间也会透露出自传性的细节。比如你提到过，高个儿牛奶工生活的小镇，其实就是你童年的那个小镇。通过画漫画，是不是比较容易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趣事？

我觉得我更喜欢以第一人称创作是源于与生俱来的内省力。基于此，我本人的一些特点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漫画人物身上有所体现。同样地，我的幽默感植根于日常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很平凡，所以我确实会积极寻找小细节，以便运用于作品之中。

5月发布的《永生的实际含义》14篇短篇故事的合集，它们的主题从“醉汉的辱骂”到减肥，五花八门。你觉得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你又是怎么想出这个题目的？我听说你目前正在创作一篇长篇，你能给我们先透露一点吗？

这些故事本质上都有些悲观，甚至有关于世界末日的想象，书名来自其中一个故事的名字，我觉得用其中最宏大的一个故事来命名整个合集挺有趣的。我正在创作的这个长篇还要几年才能完成，它集中在两个敌对的冰淇淋贩身上，同时还有其他故事，枝节横生。总之，请拭目以待吧！

Matthew

篇小说奖。“Colin Turnbull: 一个高个儿的故事”中有疑神疑鬼的宇航员和四嘴鸟，收录在

Dooley最新的作品集《永生的实际含义》中。有一头姜黄色头发的Dooley替身是一名慵懒

的悲观主义者，也贯穿在其作品中重复出现，整日冥想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或浏览网页寻求心

Dooley

灵鸡汤。现在他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漫画小说《雪花》，将由Jonathan Cape负责出版。

Daide Cazzaro 出生在威尼斯，在首尔生活，从小就对电影有着深深的迷恋，是一个影迷。20 岁出头时他

Daide

便成为威尼斯电影节青年评审团的一员，之后一直为电影节工作。拥有批评和电影研究双重学术背景，《NANG》

是他进军出版界的第一步：这是一本英语的、一共十期的杂志，专注于亚洲的影院，一年两期，在韩国编辑、

瑞典印刷。在众多头条里，首期《NANG》中 Nawapol Thamrongrattanarit 解释了为什么“创作电影剧本

就像做饭”，第二期中 Kidlat Tahimik 则思索“终极电影”的概念。现在《NANG》的第三期已经下厂印刷，

Cazzaro

Cazzaro 保证，永不加印。我们的电影爱好者务必好好监督，我也义不容辞，包括接下来的另外七期《NANG》。

我们先来谈谈名字。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标题的，为什么叫《NANG》？能不能向我们的读者说明一下，刊头激光切割的设计如何反映其主题？

“Nang”是一个泰语词，其历史可追溯至电影出现以前的皮影剧院。它原义是指皮革，或者木偶的皮，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渐渐有了衍生义，表示有光影参与的任何表演，最终演变出了“电影院”之义。电影院最初被引进泰国时被称为“西方 nang”，因为它源于欧洲。有意思的是，这个说法作为电影院的别称，在泰国一直沿用至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词几经变换而自带的时代感。

对我来说，设计元素应该与内容和文字融为一体，意向设计永远不应该只是装饰。激光切割字体的“Nang”一方面是向这个词的来源致敬，因为它指的是一种幻象，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光影来实现；另一方面也致敬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电影院本身也是一种幻像。所以设计师Shin Haeok和Shin Donghyeok想到了把这种字体用在刊头，也用来表明杂志的定位。

如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说纸质杂志之于电子媒体就像胶片电影之于数字电影。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为什么选择只专注于纸质杂志？你也提到过微出版带来的机遇，其实你想表达什么？你认为在其实践过程中互联网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把《NANG》做成只有纸质版的杂志，是因为我觉得纸质的阅读体验跟在屏幕上的阅读体验不一样。我喜欢出版物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可以触摸的要素，以及它的持久性。网络上时刻都有大量

信息涌现，继而以快餐的方式提供给读者。我想通过印刷版提供独特的、高质量的阅读体验。并且希望读者能够保存和收藏。当然了，我并不是反对电子化，但是我真的认为对这个项目来说，尤其是有关电影院以及要影印电影剧照，纸质才能做到极致，这对影院文化和印刷文化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之前提到微印刷，我的意思是现在优秀的印刷商为了要紧跟时代潮流，就必须要比过去更加开放地面对小项目，小印数，甚至有时可能只有一个印数，他们必须与设计师和出版商密切合作。微印刷也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独立作业的。尽管《NANG》仰仗于读者和赞助商的扶持，但是我们其实是相对独立的。因为我们可以自主选择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包括主题、方法、投稿人等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尽量把杂志做到最好，而不是取悦投资者或者框死在某个固定的标准里。这条路一定不好走，刚开始时就已经很不容易，接下来也会充满险阻，但希望我们的坚持能够使之变得轻松一点。

你指出了当代纸质杂志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即出版商将传统印刷技术和新科技云计算结合起来，向读者传输文件、社交媒体、网络聊天、电邮等等。没有这些新技术，如今的独立印刷杂志就无从说起，因为我们没有预算，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来支撑传统印刷策略或营销渠道。它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遇，又是一项冒险，也可以说是极其紧张的一项挑战：既要凭靠印刷品的质量取胜，又要运用极有创意的现代化手段和平台。但是我真的很享受这种压力，非常期待古老技术与前沿科技的碰撞。

我了解你学生时代曾在在一个老书店工作，然后在Vivienne Westwood做过一段时间的设计师。你是什么时候有了开书店的想法？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其实我当时在做调查研究工作，开这个书店的起因是我在为一起工作的设计师找调查资料。开家书店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找资料了。十一月就是书店开业的那个月，没什么特别的。这个名字叫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记得好像直到2012年才正式确定下来。

互联网和印刷时代常常被当作对立的双方。尽管电子书市场最终衰落了，但是在网上买书的行为还是会让纯粹主义者感到不快。似乎你反而很享受这种与网络的共生关系：你认为互联网在如今的稀有书市场扮演什么角色，针十一月书店呢？你读过电子书吗？是互联网帮我找到这些书，帮我了解它们，并且帮助其他人找到我。所以它在找东西找人方面很好用。互联网大部分是作为一个起点，或者说一个导航，当然你必须清楚你要找的是什么。但是它不是终点。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在网上读过任何东西，但是我不认为在线阅读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网络是书的对立面，那是因为在网上能看电视，而不是看书。这其实是人们怎么选择消遣方式的问题。互联网对于书的影响跟电视对剧院的影响一样，它们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互联网永远不可能取代书本。

目录之外，顾客还会有特别的要求。两年前你在一个采访中说你在洛杉矶东部调查墨西哥裔美国低骑手的场景，你现在在调查什么？这个问题很好，让我想想，其实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我现在在研究现代舞和剧院，出于个人的兴趣，也是其他人比较感兴趣的，还有1970年代晚期的表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会有人让我找某一本书，这就会涉及各个不同的学科。

这些年来哪些东西是令你最好奇的，又有哪些有趣的发现？

1960年代晚期有很多东西只在那个年代昙花一现，所以现在已经无从考究。当时有很多前卫的性报纸和杂志，都没能取得成功，他们想要推出的观点根本没落地。其实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发现了很多从未进入主流或发展成熟的，我想找的是过去失败了的东西。往往你挖得越深，事实就会变得越模糊。我有时能找到成功的例子，但是大部分是不完善的创意，以及失败的例子。

现在在售的这些书里，你有特别喜欢的吗？其实我最喜欢的现在还没有正式上架，是全套的《虚荣》杂志，这是Anna Piaggi在1980年代早期做的一本杂志，很了不起，从来没有人见过。它们会很快上架。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一些电影书，比如Shuji Terayama的《舞台幻想剧照片集》，还有Agnès Varda的《La Cote D'Azur》。是的，这其实是我现在正在找的一类东西。因为我觉得电影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关于电影院的书并不是电影，它们是书，但是这真的是一种有趣的交叉。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一本书而自留不卖的？有过，有些东西我会自己带回家，不放在店里卖。我有很多《Teen Angels》杂志，这是低骑手阶段找到的。我还有几件Shuji Terayama的物品，是他在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早期舞台喜剧表演时期流出的。我还保留了“写实记录”的纽约部分资料。当时“写实记录”在纽约办公室待过很短一段时间，他们与John Baldessari等人一起做的海报和宣传页，我也保存了一些。

Lawrence

十一月书店开在 Pinda Bryars 旧书店内，这家坐落在伦敦塞西尔巷的旧书店售卖旧地图，“从独角兽时期”

便开始印刷。十一月书店是一个淘书者的天堂，收藏着黄金时期先锋派、时尚、音乐、流行以及反主流文化

卷宗、期刊、海报和传单。因其创始人 Paul Lawrence 受客户委托经常在外搜寻稀有书目，十一月书店只接受

预约营业，但是其网店提供综合目录，标明哪些书在售，吸引着浏览网站的网民付账消费。Lawrence 的最新

架商品之一是全套的 Comme des Garçons《Six》杂志，在 1988 至 1991 年间出版，收录了 Saul Leiter、

Peter Lindbergh 和 Salvador Dali 等人的文章。但是 Paul Lawrence 相信，其藏品中的“失败的作品”

可能比其中的珍宝更加有趣。

MEN'S STYLE ISSUE



Nick Greenbank 是一位年轻的平面设计师，他在伦敦南部生活和作品，对出

Nick Greenbank

版业有坚定的信心。他最近开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Pavilion。从 2014 年起，他



便开始经营 Kiosk，这是一个出版项目，主营艺术家小册子和爱好者杂志。像

一些人预测的一样，这一项目没能上升为博客圈的以太。Greenbank 相信，

Greenbank

正是当代拥有电子工具的作家之间的互通促进了如今爱好者杂志的生产与流

通。他不定期举办 Kiosk 自由出版商集会，与艺术家们密切合作，设计并编辑由

Kiosk 出版的内容。Kiosk 的所有出版物都限量，为了弥补数量上的缺失，他们

在博客诞生之初，人们自然将其归为爱好者杂志在电子时代的表现形式。但是你主办的集市及其它的成功和繁荣表明，实体的爱好者杂志仍然坚挺，而且很可能和过去一样受欢迎。你觉得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1990年代以来，电脑印刷软件和互联网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创作并出版自己的作品，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我觉得渠道的增加导致了博客数量的激增，但是同时也助力了DIY出版的增长，即由个人或小团体设计、印刷并分销的出版业。

我想，这一部分是缘于印刷业的本质，它可以做到很多电子出版业无法企及的东西，反之亦然。很多人还是喜欢坐下来读纸质印刷书，因为可以翻页，感受书的重量以及书页的质感，于我而言，这是一种个人的独特体验。电子书很明显不具备这些特点，但是它们实现了在不同设备上的大量存储，也能根据读者的喜好调整阅读体验。

最喜欢的《不是洋葱》还在售，零售价 6 欧元。它隐晦地描写了超现实主义的并列，

我想，我个人的平面设计经历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创作爱好者杂志的方法。我尽可能全面地考虑设计和生产的方方面面，使其能够最好地呈现艺术家的作品，这是我的终极目标。我之前也说过，在搭档Lauren的协助下我自己经营Kiosk，这也很大影响了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工作方式，这表现在组织方面、以及必须要确定一点，那就是我正在用尽全力做这个产品。

以及文本与图像以 Riso 打印版式的自由结合。

回到爱好者杂志上，我相信，正是因为它们在网上的广泛传播，才吸引了读者的大量关注，这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实现。我们之所以能更多地看到它们，不仅是因为它们数量增多了，而且因为我们能更容易地找到它们。

你刚开始时是怎么想到主办Kiosk独立出版商集会的，你又是怎么实施这一想法的呢？上个月最新的Kiosk宣传海报上写着像“5p复印”、“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等标语，还提了一个颠覆性的建议：“用办公室的墨盒”。我们生活在一个物价高昂的时代，Kiosk保持出版物低价售卖的重要性何在？

Kiosk的理念就是与新兴艺术家一起创造限量出版物以及艺术品，目的是将他们的作品推广至从未接触过它的人群。这个集会是一想法的延伸，将其他独立出版商邀请来，向对这一领域感到陌生的观众展销他们的作品。

Kiosk在2014年创立的立体书店是这一创意的雏形，之后逐渐演变为Kiosk独立出版商集会。2015年，我们在伦敦南部咖啡馆举办了三次，2017年的规模更大，在一个画廊举办，有超过30名成员，分别来自英国各地，还有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

Kiosk出版了风格相当迥异的作品，他们出自大量年轻创意人员。你认为他们有什么共性？你能讲讲在售的作品中你的最爱是哪些吗？他们中大多数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新兴艺术家，事业处于起步期，但都很有才华。因为沟通在Kiosk发表他们的作品的事宜，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过接触，通常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他们都很支持这个项目，就像我支持他们的作品一样。通过Kiosk，我已经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与其中一些也私交甚好。

要选出最喜欢的很难，最新上架的作品中我很喜欢插画师Maria Midttun的《没有球类游戏》，Soft的《柔软的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摄影师TJ Tambellini和Lark Foord的《同一页》。这些都是我在新工作室Pavilion里设计的。以往热门选择是插画师Jack Sachs的《风的记忆》和设计师Michael Willis的《全球和谐》。

